

石屋古宅老庭院 韵味悠长鹤洋村



天光云影红杉湖

记者 郑丽敏 文/摄

闲暇时光，觅一个幽静小村，随意走走看看，度过美好的时光，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。晓塘乡鹤岭村鹤洋自然村就是这样的—一个所在。

走进这个小小的村子，你能感受到淳朴的乡土气息。村里的房子既有新造的小别墅，也有几十年房龄的老屋，还有清代的古建筑。几乎家家户户都敞开大门，村民们进进出出，在门口的水槽里洗菜、在院子里晒衣服、坐在门口的石条上晒太阳、任意串门与邻居聊天……保持着农村千百年来传统的生活方式。

当你走在村庄的小路上，每一步都会走得很舒服。目光所及之处，皆干干净净，且颇有点儿文艺范。

最有韵味的是村里的老房子，石头垒成的墙壁很能吸引游客的目光。在古老的石头墙上，错落有致地挂着一个个篮子，篮子里装着泥土，栽着花草。微风吹拂，每个篮子微微晃动，篮子里的花草随风摇曳出万种风情。

很值得一看的是名叫“第三份”的老

屋，因房子后由潘氏太公第三子承袭而得名。该处老屋始建于清朝中期，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，当年由潘氏祖太公兄弟三人专聘温州施工团队实施建设。房屋占地面积甚阔，前庭后院，左右成片，约有1800平方米。

走进这深深的庭院，马上能感受到大户人家的阔绰。墙上嵌着一大块方方正正的粉色石板，一个大大的“福”字雕刻在石板上，寄寓着主人最美好的愿望。走进院内，踩在平整的石板地上，绕着四合院走一走，只要留心观察，就可以看见，屋子的每一扇窗，均为双面镂空，做工十分精致。尽管老屋有部分倒塌，但断壁残垣已稍加修葺，并补种了花草，看上去别有一番风韵。颇为有趣的是，在高高的院墙外，有一棵拼命长高的枇杷树，探出脑袋，好奇地张望着这高墙大院里的风景。

走出老屋，再到村口转一转，又有耳目一新的感觉，这里有一大片绿草地，草地放着儿童游乐设施，有着醒目的色彩，边上还有一个仿古的长廊，还开辟了一处露天的健身房，是村民娱乐休闲的好去处。

村口的树本是随意栽种的，现在已在树根周围砌了一圈崭新的小围墙，普通的树立马就有了调调。

村庄的周围是农田，一畦畦蔬菜水嫩碧绿，十分养眼，一棵棵桔子树寄托着村民勤劳致富的生活理想。迎面走来一位农民，笑咪咪地跟游客打着招呼，自豪地说：“我们村庄漂亮、干净，空气又好，住着很舒服呢！”



通讯员 徐渭明 文/摄

萧瑟是冬天的代名词。北风起兮，山川失色。

但也有例外。比如四明湖，在经过半年多的蓝水绿树相依相伴之后，蜿蜒的湖岸线迎来了轰轰烈烈的炫彩时光。四明湖，由此成了红杉湖。

由绿向红转色的，是树形整齐、枝叶婆娑的池杉。它们伫立在四明湖边的浅滩地带，一株株，一行行，一丛丛，一片片，沿着湖岸线错落有致地散布着，为入冬的四明湖箍上了一个红圈，如一枚不规则篆章透气灵动的边框。

池杉，也称池柏，或沼落羽松，喜光、耐湿、抗风。四明湖开阔的空间和浩渺的水面，给了它们自由生长的天然环境。三四十年的光景，杉们已出落得高大挺拔、俊朗动人。

每年，当秋的交响奏出最后一小节拍符时，深绿的池杉便开启了华丽的转色，而转色的前提，除了温度，还与光照、树龄甚至池杉根部的水位相关。比如，去年四明湖水位较低，水岸线向湖心延伸，绝大部分池杉露出了根系，于是转色便早，落叶也早；今年，湖面水位居高不下，池杉的色彩斑斓模式便显得绵长。

更精彩的是，水位一高，杉林周边的水面开阔了。四明湖水不但给足了“杉们”可以从容绚丽的温度湿度，还为杉们铺设了与天光云影一起美丽互动的大平台。

人们常说，到了冬天，水色浅了，但四明湖的水色却更浓了。因为啥？就是因了这杉们的倒影。今年入冬后的晴好天气多，在微波不兴的清晨或黄昏，天光映在水面，是一片蓝，而且这蓝由近及远是渐变的。在天空之蓝与湖面之蓝中间，是池杉和它们的倒影。水面如镜，池杉有怎样的绚丽，倒影便以同样的绚丽呼应，红黄相间，随意地把湖水染成了画布。

一带亮白从未被阳光照临的杉林深处闪出，平滑地在贴近水面的淡雾上飘过，拖曳出两条对称的雪白“丝带”。是白鹭，这种喜好迁徙的候鸟，现在越来越多地变成杉林的留鸟，把渐红的杉林映衬得色正颜艳。

许是受了这白色精灵的打扰，几只正浮游在倒影里寻梦的水鸟鸂鶒倏忽钻进了水面，在镜子似的水面上漾出一个个圆圈。涟漪一圈圈散开、相撞，杉们的倒影跟着扭动起来，先是直线变成曲线，而后红红黄黄的色块便杂糅起来，花裙般地飘忽、旋转着，让人不由想起优雅的中欧舞蹈。在《蓝湖红杉》一文中，我把伫立水岸的红杉看成是列队的战士；在《初冬的花，一树一树开满蓝湖》一文中，我把俯瞰镜头里的红杉比喻成花朵；在这轻漾的倒影里，红杉无疑是扭动着花裙的舞者。是的，楚楚动人的舞者！

太阳升高了，水面上盈动的水汽，聚成了蓝天里的白云。往湖面看，湖里也有一片蓝天白云——只是在有杉们驻足的地方，白云也有些赧颜，微红着脸庞，仿佛受了红杉热情感染似的；而水中的蓝天，显出冬日里难得看见的宝蓝调，与杉们浓烈的暖色一起，不经意地构成了幅面巨大

的无框油画。

有小船驶来，犁开了水面。湖面的白云涌动着向杉们撞去，堆积出层叠的棉絮，继而又快速地融化在池杉调色盘般的倒影里。待到水面恢复平静，杉们低头寻找周围的白云，却发现那些云朵已经远离了树影，飘到了湖心。远方，是一层浅似一层的山影，山影之上，白云轻轻浅浅地，如一阙久远的宋词。

红杉林与天光云影最真切的交融，当推晴雾的清晨了。冬天多雾，但时常与阴天相连，要把红杉最美的时光同步托付给晴阳、涌雾，可能得数年内遇上一回。或许得益于水位高，或许得益于有利的气候，今年，我在池杉转红的最佳时节有幸遇上了这样灵动飘逸的画面。

晴天，轻风，高湿度。挑这样的清晨出行，自然便一头钻进了浓雾里。该是太阳初升的时候，但杉林周边仍是一片暗沉，连十步之外的杉树，也是一片模糊的紫褐色。

忽然，一阵风从湖面吹起，面前的芦花轻柔地摆动起来。仰头看天，感觉浓雾中有一孔泛白的天光。于是，启动无人机急急升空。美景出现了！

笼罩在池杉林上空的雾，此刻正在散开，露出了杉们的尖顶。因上空仍有一片暗云挡着阳光，杉林周边的云雾，还只是一片涌动的灰白，而杉们也并不红艳，褐里透紫的味道。这情景，看上去有如日落之后被暗礁围困的一座孤岛，岛影是深色的，暗礁上的雪浪也因失了光照而黯然。

无人机继续升高，另一片杉林上空豁然开朗。湖面和田野之间，泛着绛红色泽的杉们错落有致地蜿蜒在一条水沟旁，乳白色的雾气萦绕在杉们周边，如飘曳的轻纱。这轻纱一层层地叠加起来，使杉们由近及远的色彩层次丰富，给人一种柔曼的透视感。

视野从这带杉林移往远处，一片新光景又诗意登场。远处依山傍湖的小村里，云雾正在集结，而村庄前景里的湖面，已是湛蓝一片，数行池杉吸纳着阳光和水汽，以略带油润的深红，展示着经风历霜后的硬朗和饱满。

仅数分钟时间，阳光已完全穿透阻隔它朗照的暗云，在近20平方公里的湖面洒下了万道金光。蓝色湖面上，依然有轻雾在蒸腾，丝丝缕缕连成条条块块，最终汇入湖边的云雾大军里。而杉林里的云雾则开始更快地升腾、飘移，红杉湖上的风景，每一秒钟都在变化。

回望最初那片孤岛似的暗调杉林，此刻已鲜活明丽。在分布稀疏的杉丛间，云雾仍恋恋不舍地徘徊；在密集成片的杉林，云雾则越过杉林，盈动在林梢。逆光里的杉林和湖面，云蒸霞蔚，气象万千。

大自然真的大神奇！我们心存感激之余，能做的便是尽可能地记录美景。

天空是云安逸的家园，湖面是云欢畅的舞场。接天连湖的杉林和云雾，在阳光里体验短暂的缠绵之后，依然回归天空，以白云的模样与湖面隔空遥望。天光云影间，只有杉们依然真诚地伫立着，在湖岸迤迤出萧瑟冬日里唯美的绝唱。

积善亭：探寻隐于时光隧道中泛黄的痕迹



特约记者 陈斌国 文/摄

爵溪街道前番村三面环山，呈喇叭形状，两旁楼房林立。走进村区，路溪伴随，多桥连接，水流潺潺，清澈见底。古时前番虽处偏隅，却是纵横相交的交通要道。循着村南老路，前面看见一座老路廊——积善亭，3间穿廊，内撑木架，外砌砖墙，古色古香。角落有块旧石碑，传说该亭为清

代善心人士捐建。多年来村民视亭如宝，精心维护。

积善亭是前番岭古道西起点，往东拾级登攀，山路陡峭，岭高113米，岭头有座福庵亭供人休憩，东面山下即是爵溪和大海。岭道全长1800米，过去是爵溪西连丹城的主要通道。1976年，沿村北山腰东延的老丹爵线开通后，翻岭人员逐渐减少，1991年，前番岭隧道凿

通，岭路自然废弃。

走入亭内，掸了掸石凳上的尘沙，落坐在以前常坐的地方，静心辨寻隐于时光隧道中那些泛黄的痕迹……通透明亮，石柱间还置长条石作凳，供人歇息。早先，平民百姓出门、回家多以步行，这些让人歇脚、消暑、遮风、御雨的半路凉亭，便应时而生了。积善亭就是其中之一。

世人前行，风雨无阻。冬去春来，日升月落，那些建造在路上的凉亭，迎来和送却了不知多少个步履匆匆的过客，留下和湮灭了不知多少双南来北往的脚步。

前番岭人流、物流来回涌动，终年不息。早先过往的客人中，尤多挑夫、樵夫，他们挑着重担，上磨肩胛，下磨脚底，一脚一脚缓步登攀，越至岭坎，早已气喘吁吁，体力不支，于是约定俗成地放下担子，进入积善亭歇歇力、透透气，举衣袖擦汗，草帽作扇，养息精神，蓄储元气。掬几口泉水，再跑入亭子坐于冷阴阴的石凳上，沐习习山风，听歇息的过客说新闻、讲大道。待汗水干了，就挑起柴担下坡，此时劲头足了，步子也轻了……

如果说人生是一条一划而过的线，那么具有价值的只能是一些点。人们走在路上，生命处于思念和奔波中，有时候心里想的不只是一个起点和终点，而且还算计着每一段落的间距。积善亭就是一个个前行节点和精神路标。让浮躁的灵魂净一净，沉重的脚步停一停，紧绷的心弦松一松，粗放的鼻息顺一顺……